

谁的青春没有一首诗

王 干

案头这本《王干青春诗抄》还散发着海峡文艺出版社新书的油墨味，封面题字是王蒙先生写的，苍劲里带着少年气。谢冕、陈晋、张平作序，翻开来，三辑诗稿逆着时光排：首辑“后青春诗情”，次辑“青春诗抄”，末辑“水上诗叶”——1979年到1982年那个油印本里的小镇青年，正隔着四十多年的风，和2016年后重拾诗笔的“知天命者”隔空击掌。

我的《青春诗抄》出版时，原只当是私人的纸上年轮，没想到在朋友圈、文学沙龙里荡开涟漪。而最让我心头一热的，是在青岛新书分享会上，王蒙先生对《致祖国》和《我的身份证丢了》都给了评语，认为后者“可以写得更好一点”。然后，九十一岁的王蒙笑着说，他也愿意再整理一本《王蒙青春诗抄》。

作为王蒙先生的晚辈，很幸运有机会在“青春”二字上与王蒙先生完成了一次诗的“链接”。

青春是诗歌肥沃的土壤，也是诗歌的第一动力。王勃写《滕王阁序》时，年方十四（一说二十五岁）。他的青春，是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辽阔，是“老当益壮，宁移白首之心，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”的倔强。

他甚至来不及经历中年圆融，便溺水惊悸而亡，年仅二十七岁。他的青春与诗，像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，因为短暂，所以光芒万丈。这告诉我们：青春的诗，有时不需要阅历的深沉，只需要才情的纯度。

李白的青春，是在蜀中匡山读书、仗剑去国、辞亲远游中度过的。他的青春诗作，如《上李邕》：“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九万里。假令风歇时下来，犹能簸却沧浪水。”这是何等的自信与狂傲！

外国诗人雪莱、拜伦都是青春诗人，我最早读到的裴多菲的那首短诗，出自鲁迅先生在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中，至今难忘：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。”

这首诗，几乎是全世界革命青年的“青春宣言”。裴多菲二十六岁战死沙场，他用生命践行了诗中的誓言。他的存在，极大地丰富了“青春与诗”的内涵——青春的诗，不仅是风花雪月，更是血与火的淬炼；青春的爱，不仅是对个人的眷恋，更是对民族与自由的爱。鲁迅正是因为读懂了裴多菲，才将这首小诗译介到中国，让它成为几代中国青年投身革命的精神火种。

而鲁迅的青春，是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展开的。他早年在日本学医，后弃医从文。他的第一本诗集《集外集》里，收录了不少青年时期的诗作。其中，《自题小像》最为著名：“灵台无计逃神矢，风雨如磐暗故园。寄意寒星荃不察，我以我血荐轩辕。”写这首诗时，鲁迅不过二十出头。与李白的飞扬、王勃的华丽、裴多菲的炽热不同，鲁迅的青春诗是冷峻的、沉重的。他不再吟咏风月，而是把笔触指向民族的灵魂。鲁迅的青春诗歌，代表了一种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的力量。他证明了，青春的诗，不一定非要唯美的、浪漫的，它也可以是战斗的、批判的。

王蒙的青春，是另一番宏图景。1949年后，他任共青团北京市东四区委副书记，写下《青春万岁》序诗：“所有的日子，所有的日子都来吧/让我们编织你们，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/我们有时间，有力量，有燃烧的信念/我们渴望生活，渴望在天上飞。”那是新中国成立初创时期青年的心跳，是“从来都兴高采烈，从来不淡漠”的一代人的精神简史。在青岛对谈时，王蒙说：“写诗是一种精神的需要、青春的需要。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怀

念青春、温习青春，为青春而痛哭、为青春而快乐。”

我写《里下河》，写的是水乡少年把心事折成纸船放进文字河流的模样。第三辑“水上诗叶”里，他写“水上的菜花垛/是少年一拾移动的风帆/杏黄色的风帆/在菜花垛间漂移/那个少女的眸子里映射出来的水波/溅湿了一拾的梦床”。写《致诗神》时，“我要像夜色一样将你拥抱/我要像曙光一样将你亲吻/你这黑幕里的星啊/你这颗照亮纯美的心”。这些句子不圆熟，像毛坯房，却句句带着体温，把理想、好奇与不肯驯服的热情，一笔一笔写进如今发黄的笔记本。这种“不会装、不会演”的真诚，让谢冕说出一个“动”字：走出里下河，是王干的动力，也是时代的动力。

谁的青春没有一首诗？那首诗可能写在稿纸上，可能刻在龟裂的田埂上，也可能在键盘的跳动中，还藏在深夜不眠的思绪里。

青春万岁，诗歌万岁。岁月无情，诗歌不老，不为那逝去的年华，而为那永不衰老的精神——在诗行里，在生活中，在每一个不甘平庸、渴望燃烧的靈魂里，青春永远如火，永远如朝。



王维在山东

薛 易

开元十二年(724)，济州(今聊城在平一带)一处村居，王维站在院子里。和煦的春风吹着头顶的柳树，丝丝碧绿，万条飞舞。

此时，王维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已三年。依唐代制度，济州设司仓参军一人，级别为从七品下，掌管租调、公廨、仓库等仓事务。而此前，王维在长安的职位是太乐丞，级别是从八品下。单看品阶，貌似是升官了，但唐代京官地位清贵，仕途前景也更好，就此而言，王维所遭遇的是实打实的贬谪。

当初在太乐署任职时，王维过得还算顺心。顶头上司太乐令刘昵多才多艺，其父刘知几在武曌时期便担任史官，素有名望。尤其令王维欣喜的是，他所管理的伶人和乐工中，不乏李龟年、雷海青等大师级人物。王维精通音律，与他们交流起来，获益良多。而从伶人、乐工们的眼睛里，他还看见了远超其他人的钦佩与赞许——那是知音才有的目光。

然而，当王维刚刚适应了太乐署的工作节奏之后，就发生了一件事。一次宴会上，喝醉的岐王执意要看“五方狮子舞”，伶人们哪敢得罪他？这“五方狮子”指的是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五色狮子。按当时制度，“黄狮子舞”只有皇帝才能看。众人以为，这黄色仅为五色之一，舞“五方狮子”或不违规。再说，岐王是皇帝的亲兄弟，二人关系极为亲密，谁又会追究这个呢？于是，便舞了。谁知，皇帝闻讯大怒，将刘昵流放发配。刘知几因替儿子申辩，也被贬为安州别驾，死于当地。王维受到株连，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。

王维还记得初离长安时，心中充满了幻灭感。他不明白，皇帝何以将他贬官？他可是状元呀，才名传遍长安，怎会因为舞一次狮子就被赶走呢？再说，黄狮子也不是他让舞的，他只是新上任的副职，说了也不算。这一贬出长安，可能就前途尽毁了……

几十个日夜过去，济州到了。这是一片陌生的土地，整个州仅有五个县。百姓终日劳作，脸上皆是淳朴之色，没有人认识王维。在他们眼中，他只是诸多参军中的一个。

一千多个日夜过去，王维已与同僚们打成一片，也习惯了被称作“王司仓”。他从小就潜心修炼的那种风度，此时已消失殆尽，连同长安口音也褪去许多。同僚们年龄普遍比他大，对自己的地位也相对满意——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了。王维经常与他们一同游玩、饮酒，有时也去见几个隐士，做一番郊游。王维也给他们赠诗，从适宜的角度赞美。

比如，他给一位归隐的官员写诗：“宝剑千金装，登君白玉堂。身为平原客，家有邯郸姪。使气公卿坐，论心游侠场。中年不得意，谢病客游梁。”(《济上四贤咏·成文学》)全诗朗朗上口，充满了精巧的客套话。他也写诗赠给顶头上司济州刺史，这被视为珍贵的礼物。

王维常常感觉厌倦。这时候，他会想起王勃，那个和他一样富有才华且年少成名的“长辈”，在做魏州参军期间，曾有过怎样惨痛的经历。

开元三年(725)，早春，王维终于有了一件开心事。他的好友祖咏不仅进士及第，还凭科举考试中的一首诗而一举成名。

祖咏，洛阳人，其先祖曾在北魏做刺史，家人世代为官，但逐渐沉沦下僚，其父仅为低级武官，家境贫困。祖咏自幼爱写诗，走的是“苦吟”路线，有才名，与王维相识多年。因祖咏在家族兄弟中排行第三，王维称呼他“祖三”。他知道，祖咏自幼体弱多病，受尽冷眼，而今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。

唐代科考时，主考官可以随机命题。那日，考官眼望着南方，想象终南山山顶的皑皑白雪，定下题目《终南山望余雪》。祖咏很快便交了卷，他的诗是：“终南阴岭秀，积雪浮云端。林表明霁色，城中增暮寒。”

这首诗并不符合规定。科举考试对于诗是有严格要求的，限用五言六韵。简单说，就是写五言诗，六个韵脚，十二句话，总共六十个字。而祖咏的诗，无论韵脚还是字数，都不够。有人提出质疑，祖咏却只答了两个字：“意尽。”

这是何等骄傲的回答！这首诗极为切题，炼字精准，有色有感，加上这两个字的高调回答，征服了考官。于是，祖咏金榜题名。这是祖咏才华和胆量的绝佳体现，当然也有运气成分——他遇到了一位既懂审美又有气度，还敢于担责的考官。假如欠缺任何一点，试卷恐怕都要作废了。

王维给祖咏写信，二人定好了相聚的日子。这年冬天，祖咏路过济州，在王维家里留宿。二人抵足而眠，说了一夜的话。

三日后，祖咏上路。王维又骑马相送，送出两百里，到达齐州(今济南一带)附近。分别时，王维眼纵横，调转头看向许久，泪水依旧不干。他写了一首诗：“送君南浦泪如丝，君向东州使我悲。为报故人憔悴尽，如今不似洛阳时。”

即便是在被贬离长安的那一天，他也没流这么多泪。而今，他只是感觉孤独。

美哉，洙河客厅

秋 也

我家往东两华里，有一座洙河客厅。站在莱西市北京路滞河大桥的桥面上，往南依稀可以看到上海路滞河大桥。左岸凌波亭掩映着的大理石观光桥，曲折有致，像一条白色的巨龙，横跨滞河两岸。宽阔的河床里，凫翁在芦苇和蒲草间出没，自由自在地游弋，白鹭在浅水区漫步，下力地捕捉着鱼虾。左岸，桥南百余步，灯光球场南侧有一条花砖小路，通向河中的大理石栈桥。

栈桥左侧的浅水区，是青蛙和蜻蜓们繁衍生息的摇篮。大大小小的鹅卵石簇拥着芦苇和蒲草，苇鸟啾啾，只闻其声，不见其鸟。一尊美人鱼石雕在青纱帐里若隐若现，她垂首低眉，仿佛正被眼前的美景深深地陶醉；右侧的深水区，蜻蜓翻飞，蒲苇摇曳，水声潺湲，阵阵鸟鸣使这里愈发静谧。河风轻柔地掠过苇梢，鸟儿们精心隐藏的巢，倏然现身，又倏然消失，像欲言又止的省略号，让大自然的抒情诗多了些跳跃与留白。

栈桥南边的凌波亭，伫立在观光大桥的北侧，亭柱抽朴，石凳可亲，人们在这里练琴、纳凉、小憩，最是惬意。亭子西边，有一弯宽展展的大理石观水平台，可以临水而舞，也可以脱掉鞋子坐下来，将赤脚伸进河水，让小鱼儿咬咬脚丫，尽情享受与大自然的肌肤之亲。亭子北边，草坪上的大理石步道曲径通幽，将人引向一座袖珍版的渚。渚尖圆浑，居中的花坛里，草木葳蕤，散发着若有若无的清香。一只红色的大葫芦静静地伫立着，上面镂空的图案古色古香，仿佛太上老君来这里把酒当歌，有意将腰间的葫芦遗忘，留下几许仙气。

每当夕阳向晚，柔美的乐曲从葫芦的洞孔中缓缓流出，与流水的叮咚、鸟儿的欢唱、风摇树叶的沙声一起，洗濯着游人的耳朵，令人沉醉不知归路。凌波亭南侧，大理石观光桥曲折有致，中间是楼梯，两侧是方便单车和轮椅上下的斜坡，半人多高的石柱与一面面雕花大理石板组成的精致围栏，像两道有力的臂弯，呵护着来往的游人。站在桥上，清风拂面，上海路滞河大桥清晰可见，河面辽阔，野鸭、黑水鸡三五成群，一会儿浮游一会儿潜水，像在进行花样游泳表演。白鹭与河鸥齐飞，碧水倒映着蓝天白云，像一幅美丽的画卷；低下头去，可以清晰地看到鱼儿的身影。温驯的河水，因了桥础的阻挡，变得湍急，水声盈耳，仿佛有一双巧手，在深情地弹奏着《多瑙河之波》。

过桥，右岸的桥头北面是音乐喷泉区，每逢重大节日，随着音乐响起，喷泉们先后冲天而起，随着音乐此起彼伏，日光、灯光和浪花相互成就，演绎着速度与激情。不远处的泉韵广场，是孩子们的乐园。夏天雨水多，银练一样的瀑布顺着高低错落的水池倾泻而下，孩子们在这里捞鱼虫、捉小鱼、打水仗，水花四溅，笑声不断。此情此景，让成年人也借此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
往北穿过紫藤长廊，河边的大理石步道变得开阔，一座座相距不远的木质观河台像吊脚楼一样悬在河上，像是临河远眺、观景纳凉的绝佳之地。在这里凭栏而立，任河风轻柔地涤荡着肺腑，看蜻蜓翩翩，凫翁们花样潜水，别有一番乐趣。此时，远处的游客，观景台上的人们，彼此成为画中人，成了风景的一部分。夕阳西下，河面上波光粼粼，有河工在打捞绿藻和青苔，小船像是从古诗里撑出来。暮色渐浓，景物渐渐模糊，月亮一点点升起，用“野旷”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”来形容此情此景，最贴切不过。

小时候，滞河两侧是土堤，上面生长着刺槐和杨柳，夏季连续降雨之后，河水暴涨，弄不好就会决堤，吓得两岸的村民心惊胆战。河堤上的小路像驼峰起伏伏，不要说骑车，人在小道上步行，不是被两边的刺槐挂住衣服，就是被棉槐上隐藏着的那百刺毛抓得又痒又痒，晚上更是断不敢前来。如今的滞河旧貌换新颜，护坡后在两岸修建的滨河大道，给这匹野马套上缰绳，也成为驱车欣赏滞河流域大美风光的观光带。



■油画《花样青春》
高连保

老树秋深更著花

许秉智

去年中秋节前后秋雨连绵，庭院里那株正在盛花期的桂花树树荫下，已然是满地飘银。花开花落本来是自然常理，何况“更能消几番风雨”？本以为这株银桂品种的桂花花期到此结束了，可是在雨过天晴后的几天里，我突然发现这株桂树竟然“桂开二度”——在那些已经萎败的残花周边，竟然又生发出一茬新蕊，而且依然延续了以前浓郁的花香。

我有些诧异。根据我浅薄的生物学知识，桂花分多个品种，其中只有四季桂能够在一年当中多次开花，但也要间隔数月。可这株桂花是最常见的银桂品种，一年只能开一次啊。我马上咨询人工智能，得到了如下答案：银桂只要树龄足够长，而且气候适宜并养护得法，桂枝上的花蕊长势更旺。也就是说，这株桂树不是两次开花，而是枝叶间的花蕊更多更密且渐次绽放罢了。科学的解释抹去了我心头的疑云。

我对桂花情有独钟。青年时到长江以南读书，校园坐落的那座山就被叫作桂子山，深秋时节成千上万株桂花竞相绽放，绵软浓郁的桂香弥漫到校园的每个角落。回到青岛后不久，我便从乡间移植了这株银桂，屈指算来，栽种在庭院里已经有二十多年了。前些年，我工作忙碌，无暇顾及它的生长。近年来，则颇用心于养护，锄草、松土、施肥样样都做。果然是功不唐捐，去年这株银桂刚进农历八月即已绽放，且花蕊之繁盛前所未有，后又经中秋节的风雨，却依然绵绵不绝。

精神世界里不能缺少象征以及联想。这株银桂在风雨过后再吐芳华，让我想起《易经》里“大过”卦中的两句爻辞：“枯杨生稊，无不利”，“枯杨生华，无咎无誉”。前者的意思是枯萎的杨树再发新枝，是件吉祥的事；后者的意思是枯萎的杨树再次开花，没有什么不好的。这两句爻辞后来演化成一句俗话，叫作“老树开新花”。顾炎武曾经依照这种意象，写下了“苍龙日暮还行雨，老树春深更著花”的名句，用以表白自己在天命之年老骥伏枥的豪情。

桂花树的树龄据说可达数百年之久，即使主干枯萎后仍可通过新芽重新延续生命。庄子说在上古有一种大型的椿树，这种树“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”，虽然这



■国画《花好月圆》
陈辛一

是“荒唐之言”，也足见在人们心目中深山古树的年龄之长。人类的寿命在桂树以及椿树面前未免显得有些短暂，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，在身体健康与精神愉悦的前提下，在有限的生命中绽放更长时间的花香。这株银桂在雨后的深秋依然能够绽放出怡人的香气，不正是这种理念的象征吗？

二十余年前我在移植这棵银桂时，它已经亭亭如盖，枝干也比拇指要粗，算到如今它的树龄估计不低于我的工龄。在这株老桂树下徘徊，但见它如拳粗的枝干苍劲挺拔，浓密的枝叶生机盎然，而我则早已进入二毛之年。每到中秋，这棵老桂树秋深著花，让我内心生出无限遐思，它既告诫我逝者如斯，又启发我枯杨可以生稊。在追求内心世界更高层次的路途上只要孜孜不倦，不舍昼夜，自然会老而弥坚，收获人生更浓郁的芳香。